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無聲戲 第三回 改八字苦盡甘來

詩云：從來不解天公性，既賦形骸焉用命。八字何曾出母胎，銅碑鐵板先判定。

桑田滄海易更翻，貴賤榮枯難改正。

多少英雄哭阮途，叫呼不轉天心硬。

這首詩單說個命字，凡人貴賤窮通，榮枯壽夭，總定在八字裡面。這八個字，是將生未生的時節，天公老子御筆親除的。

莫說改移不得，就要添一點，減一畫也不能夠。所以叫做「死生由命，富貴在天」。

當初有個老者，一生精於命理，止有一子，未曾得孫。後來媳婦有孕，到臨盆之際，老者拿了一本命書，坐在媳婦臥房門外伺候。媳婦在房中腹痛甚緊，收生婆子道：「只在這一刻了。」老者將時辰與年月日乾一合，叫道：「這個時辰犯了關煞，是養不大的。媳婦做你不著，再熬一刻，到下面一個時辰就是長福長壽的了。」媳婦聽見，慌忙把腳穿鞋祝願一熬，誰想孩子的頭已出了產門，被產母閉斷生氣，死在腹中。及至熬到長福長壽的時辰，生將下來，他又到別人家托生去了，依舊合著養不大的關煞。這等看來，人的八字果然是天公老子御筆親除，斷斷改不得的了。

如今卻又有個改得的，起先被八字限住，真是再窮窮不去。

後來把八字改了，不覺一發發將來。這叫做理之所無、事之所有的奇話，說來新一新看官的耳目。

成化年間，福建汀州府理刑廳有個皂隸，姓蔣名成，原是舊家子弟。乃祖在日，田連阡陌，家滿倉箱，居然是個大富長者。到父親手裡，雖然比前消乏，也還是個瘦瘦駱駝。及至父死，蔣成才得三歲。兩兄好嫖好賭，不上□年，家資蕩盡。等得蔣成長大，已無立錐之地了。一日蔣成對二兄道：「偌大家私都送在你們手裡，我不曾吃父親一碗飯，穿母親一件衣，如今費去的追不轉了，還有什麼賣不去的東西，也該把件與我，做父母的手澤。」二兄道：「你若怕折便宜，為什麼不早些出世？被我們風花雪月去了，卻來在死人髒裡挖屁。如今房產已盡，只有刑廳一個皂隸頂首，一向租與人當的，將來撥與你，憑你自當也得，租與人當也得。」蔣成思量道：「我聞得衙門裡錢來得潑綽，不如自己去當，若掙得來，也好娶房家小，買間住房，省得在兄嫂喉嚨下取氣。又聞得人說：衙門裡面好修行。若遇著好行方便處，念幾聲不開口的阿彌，舍幾文不出手的佈施，半積陰功半養身，何等不妙？」竟往衙門討出頂首，辦酒請了皂頭，揀個好日，立在班篷底下伺候。

刑廳坐堂審事，頭一根籤就抽著蔣成行杖。蔣成是個慈心的人，哪裡下得這雙毒手？勉強拿了竹板，忍著肚腸打下去，就如打在自己身上一般，犯人叫「啊啣」，他自己也叫起「啊啣」來，打到五板，眼淚直流，心上還說太重了，恐傷陰德。

誰知刑廳大怒，說他預先得了杖錢，打這樣學堂板子，丟下籤來，犯人只打得五板，他倒打了□下倒棒。自此以後，輪著他行杖，雖不敢太輕，也不敢太重，只打肉，不打筋，只打臀尖，不打膝窩，人都叫他做恤刑皂隸。

過了幾時，又該輪著他聽差。別人都往房科買票，蔣成一來乏本，二來安分，只是聽其自然。誰想不費本錢的差，不但無利，又且有害；不但賠錢，又且賠棒。當了一年差，低錢不曾留得半個，屈棒倒打了上千。要仍舊租與人當，人見他嘗著苦味，不識甜頭，反要拿捏他起來。不是要減租錢，就是要貼使費，沒奈何，只得自己苦捱。那同行裡面，也有笑他的，也有勸他的。笑他的道：「不是撐船手，休來弄竹篙。衙門裡錢這等好趁？要進衙門，先要吃一服洗心湯，把良心洗去；還要燒一分告天紙，把天理告辭，然後吃得這碗飯。你動不動要行方便，這『方便』二字是茅坑的別名，別人瀉乾淨，自家受膾膾，你若有做茅坑的度量，只管去行方便。不然，這兩個字，請收拾起。」蔣成聽了，只不回答。那勸他的道：「小錢不去，大錢不來，你也拚些資本，買張票子出去走走，自然有些興頭。終日捏著空拳等差，有什麼好差到你？」

蔣成道：「我也知道，只是去錢買的差使，既要償本，又要求利，拿住犯人，自然狠命的需索了。若是詐得出的還好，萬一詐不出的，或者逼出人命，或者告到上司，明中間了軍徒，暗中損了陰德，豈不懊悔？」勸者道：「你一發迂了。衙門裡人將本求利，若要□倍、二□倍方才弄出事來，你若肯平心只討一兩倍，就是半送半賣的生意了，犯人還屍祝你不了，有什麼意外的事出來？」蔣成道：「也說得是。只是刑廳比不得府縣衙門，沒有賤票，動不動是□兩半斤，我如今口食難度，哪有這項本錢？」勸者又道：「何不約幾個朋友，做個小會，有一半付與房科，他也就肯發票，其餘待差錢到手，找帳未遲。」蔣成聽了這些話，如醉初醒，如夢初覺，次日就辦酒請會，會錢到手，就去打聽買票。

聞得按院批下一起著水人命，被犯是林監生。汀州富戶，數他第一，平日又是個撒漫使錢的主兒，故此謀票者極多。蔣成道：「先下手為強。」即去請了承行，先交□兩，寫了一半欠票。

次日簽押出來，領了拘牌，尋了副手同去。不料林監生預知事發，他有個相知在浙江做官，先往浙江求書去了。本人不在，是他父親出來相見。父親須鬢皓然，是吃過鄉飲的耆老，兒子雖然慷慨，自己甚是慳吝，封了二兩折數，要求蔣成回官。

蔣成見他是個德行長者，不好變臉需索，況且票上無名，又不好帶他見官。只得延捱幾日，等他慷慨的兒子回來，這主肥錢仍在，不怕誰人搶了去。哪裡曉得刑廳是個有欲的人，一向曉得林監生巨富，見了這張狀子，拿來當做一所田莊，怎肯忽略過去？次日坐堂，就問：「林監生可曾拿到？」蔣成回言：「未奉之先，往浙江去了。求老爺寬限，回日帶審。」刑廳大怒，說他得錢賣放，選頭號竹板，打了四□，仍限三日一比。

蔣成到神前許願：不敢再想肥錢，只求早卸干係。怎奈林監生只是不到，比到第三次，蔣成臀肉腐爛，經不得再打，只得嗑頭哀告道：「小的命運不好，省力的事差到小的就費力了，求老爺差個命好的去拿，或者林監生就到也不可知。」刑廳當堂就改了值日皂隸。起先蔣成的話，一來是怨恨之辭，二來是脫肩之計，不想倒做了金口玉言，果然頭日改差，第二日林監生就到，承票的不費一釐本錢，不受一些驚嚇，趁了大塊銀子，數日之間，完了憲件。蔣成去了重本，摸得二兩八折低銀，不夠買棒瘡膏藥，還欠下一身債負，自後再不敢買票。鑽刺也吃虧，守分也吃虧，要錢也沒有，不要錢也沒有，在衙門立了二□餘年，看見多少人白手成家，自己只是衣不遮身，食不充口，衙門內外就起他一個混名，叫做「蔣晦氣」。吏書門子清晨撞著他，定要叫幾聲大吉利市。久而久之，連官府也知道他這個混名。

起先的刑廳，不過初一□五不許他上堂，平常日子也還隨班值役。末後換了一個青年進士，是揚州人，極喜穿著，凡是各役中衣帽齊整、模樣乾淨的就看顧他，見了那襤褸齷齪的，不是罵，就是打。古語有云：楚王好細腰，宮中皆餓死。

只因刑廳所好在此，一時衙門大小，都穿綢著絹起來，頭上簪了茉莉花，袖中燒了安息香，到官面前乞憐邀寵。蔣成手內無錢，要請客也請客不來。新官到任兩月，不曾差他一次。

有時見了，也不叫名字，只喚他「教化奴才」。蔣成弄得？天？u地，好不可憐。

忽一日刑廳發了二柳，各役都來伺候，見官不曾出堂，大家席地坐了講閒話。蔣成自知不合時宜，獨自一人坐在圍屏背後。眾人中有一個道：「如今新到個算命的，叫做華陽山人，算得極准，說一句驗一句。」又一個道：「果然，我前日去算，他說我驛馬星明日進宮，第二日果然差往省城送禮。」又一個道：「他前日說我恩星次日到命，果然第二日賞了一張好牌。」

眾人道：「這等，我們明日都去試一試。」那算過的道：「他門前挨擠不開，要等半日才輪得著。」蔣成聽見，思量道：「這等是個活神仙了。我蔣成偃蹇半世，將來不知可有個脫運的日子？本待也去算算，只是跟官的人，哪有半日工夫去等？」

躊躇未了，刑廳三柳出堂。只見養濟院有個孤老喊狀，說妻子被同伴打壞，命在須臾，求老爺急救。刑廳初意原是不肯准的，只因看見蔣成立在階下，便笑起來道：「喚那教化奴才上來。我一向不曾差你，誰知有你這個教化差人，又有一對教化的原被告，

也是千載奇逢，就差你去拿。」標一根籤丟下來，蔣成捨了，竟往養濟院去。

從一個命館門前經過，招牌上寫一行字道：華陽山人談命，一字不著，不受命金。

蔣成道：「這就是他們說的活神仙了。」掀簾一看，一個算命的也沒有。心上思忖道：「難得他今日清閒，不如偷空進去算算，省得明日來遇著朋友，算得不好，被他齒笑。」走進去，把年月日時說了一遍。山人展開命紙，填了八字五星，仔細一看，忽然哼了一聲，將命紙丟下地去，道：「這樣命算他怎的？」蔣成道：「好不好也要算算，難道不好的命就是沒有命錢的麼？」山人道：「這樣八字，我也不忍要你命錢。」蔣成道：「什麼緣故？」山人道：「凡人命不好看運，運不好看星。你這命局已是極不好的了，從一歲看起，看到一百歲，要一日好運、一點好星也沒有。你休怪我說，這樣八字，莫說求名求利，就去募緣抄化，人見了你也要關門閉戶的。」蔣成被這幾句話說傷了心，不覺掉下淚來道：「先生，你說的話雖然太直，卻也一字不差。我自從出娘肚皮，苦到如今，不曾舒眉一日，終日癡心妄想，要等個苦盡甘來。據老先生這等說，我後面沒有好處了。這樣日子過他怎的？不如早些死了的乾淨！」

起先還是含淚，說到此處，不覺痛哭起來。山人勸他住又不住，教他去又不去，被他弄得沒奈何，只得生個法子哄他出門。對他道：「你若過上好日子，只除非把八字改一改，就有好處了。」蔣成道：「先生又來取笑，八字是生成的，怎麼改得？」

山人道：「不妨，我會改。」重新取一張命紙，將蔣成原八字只顛倒一顛倒，另排上五星運限，後面批上幾句好話，折成幾折，塞在蔣成袖中道：「以後人問你八字，只照這命紙上講，還你自有好處。」蔣成知道是渾話，正要從頭哭起，忽然有個皂頭拿一根火簽走進來道：「老爺拿你！」蔣成問什麼事發，原來是養濟院那個孤老等他不拿人，又來稟官，故此刑廳差皂頭來提運限。蔣成吃了一驚，隨他走進衙去。只見刑廳怒衝衝坐在堂上，見他一到，不容分說，把簽連筒推下叫打。蔣成要辯，被行杖的一把拖下，袖中掉出一張紙來。刑廳道：「什麼東西？取來我看。」門子拾將上去，刑廳展開，原來是張命紙。從頭看了一遍，大驚道：「叫他上來。你這張命紙從哪裡來的？是何人的八字？」蔣成道：「就是小人的狗命。」刑廳大笑道：「看你這個教化奴才不出，倒與我老爺同年同月同日同時。」當下饒了打，退堂進去。

到私衙見了夫人，不住地笑道：「我一向信命，今日才曉得命是沒有憑據的。」夫人問：「怎見得？」刑廳道：「我方才打一個皂隸，他袖中掉下一張命紙，與我的八字一般一樣。我做官，他做皂隸，也就有天淵之隔了，況且又是皂隸之中第一個落魄的，你道從哪裡差到哪裡？這等看來，命有什麼憑據？」夫人道：「這畢竟是刻數不同了。雖然如此，他既與你同時降生，前世定有些緣法，也該同病相憐，把隻眼睛看看他才是。」刑廳道：「我也有這個意思。」次日坐川堂，把蔣成叫進來，問他身上為何這等襤褸。蔣成哭訴從前之苦，刑廳不勝憐惜，吩咐衙內取出□兩銀子，教他買幾件衣帽換了來聽差。

蔣成嗑頭謝了出去，暗中笑個不了。

隨往典鋪買了幾件時興衣服，又結了一頂瓦楞帽子，到混堂洗一個澡，從頭至腳脫舊換新走出來。恰好遇著個磨鏡的，挑了一擔新磨的鏡子。蔣成隨著他一面走，一面照，竟不是以前的窮相。心上暗想道：「難道八字改了，相貌也改了不成？」

走進衙門，合堂恭賀。又替他上個徽號，叫做「官同年。」那些穿綢著絹的，羨慕他這幾件衣服，都叫做「御賜官袍」。安息香也送他薰，茉莉花也送他戴，蔣成一時清客起來，弄得那六宮粉黛無顏色。自此以後，刑廳教他貼堂服事，時刻不離，有好票就賞他，有疑事就問他，竟做了腹心耳目。蔣成也不敢欺公作弊，地方的事，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，倒扶持刑廳做了一任好官。古語道不差，官久自富。蔣成在刑廳手裡不曾做一件壞法的事，不曾得一文昧心的錢，不上三年，也做了數乾金家事，娶了妻，生了子，買了住房，只不敢奢華炫耀。

忽一日想起：我當初若不是那個算命先生，哪有這般日子？

為人不可忘本。辦了幾色禮，親自上門去拜謝。華陽山人見了，不知是哪一門親戚，問他姓名，蔣成道：「不肖是刑廳皂隸，姓蔣名成，向年為命運？」x，來求先生推算。先生見賤造不好，替我另改一個八字，自改之後，忽然亨通，如今做了個小小人家，都是先生所賜，故此不敢忘恩，特來拜謝。」山人想了半日，才記起來道：「那是我見你啼哭不過，假設此法，寬慰你的。哪有當真改得的道理？」蔣成道：「彼時我也知道是笑話，不想後來如此如此」把刑廳見了命紙，回嗔作喜，自己因禍得福的話說了一遍。山人道：「世間哪有這等事？只怕還是你自己的命好，我當初看錯了也不可。你說來待我再算一算。」

蔣成將原八字說去，山人仔細看了一遍道：「原不差，這樣八字，莫說成家，飯也沒得吃的。你再把改的八字說來看。」

蔣成因那張命紙是起家之本，時刻帶在身邊，怎敢丟棄？就在夾袋中取出來，與山人一看，山人大笑道：「確然是這個八字上發來的，若照這個命，你不但發財，後來還有官做。」蔣成大笑道：「先生又來取笑，我這個人家已是欺天枉人騙來的，還怕天公查將出來依舊要追了去，還想做什麼官？」山人道：「既然前面驗了，後面豈有不驗之理？待我替你再判幾句，留為後日之驗。」提起筆來，又續上一個批語。蔣成袖了，作別而去。

不上月餘刑廳任滿，欽取進京。臨行對蔣成道：「我見你一向小心守法，不忍丟你，要帶你進京，你可願去？」蔣成道：「小的蒙老爺大恩，碎身難報，情願跟去服侍老爺。」刑廳賞了銀子安家。蔣成一路隨行，到了京中，刑廳考選吏部，蔣成替他內外糾察，不許衙門作弊，盡心竭力，又扶持他做了一任好官。主人鑒他數載勤勞，沒有什麼賞犒，那時節朝中弊竇初開，異路前程可以假借，主人替他做個吏員腳色，揀個絕好縣分，選了主簿出來；做得三年，又升了經歷；兩任官滿還鄉，宦囊竟以萬計。卻好又應著算命先生的話，這豈不是理之所無、事之所有的奇話？說來真個耳目一新。說話的，若照你這等說來，世上人的八字，都可以信意改得的了？古聖賢「死生由命、富貴在天」的話，難道反是虛文不成？看官，要曉得蔣成的命原是不好的，只為他在衙門中做了許多好事，感動天心，所以神差鬼使，教那華陽山人替他改了八字，湊著這段機緣。這就是《孟子》上「修身所以立命」的道理。究竟這個八字不是人改，還是天改的。又有一說，若不是蔣成自己做好事，怎能夠感動天心？就說這個八字不是天改，竟是人改的也可。

「評」

這回小說與《太上感應篇》相為表裡，當另刻一冊，印它幾千部，分送衙門人，自有無限陰功，強如修橋砌路。是便是了，只怕吃過洗心湯、燒過告天紙的，就看了它，也不見有甚好處。